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蔡　樅季直　叅閱

王文成公文集

書　　　　王守仁

與王晉溪第三書　議處贛州監税

前月奏捷人去，曾凟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

定其實譬之癰疽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療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傍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指示方畧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中明賞罰之請固亦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援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權中消息云大舉乘虛入廣益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

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贑兵力極爲空踈近（王文成所用皆浙軍兵不徭也日制其兵而爲可用）
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自糧賞之資。則
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
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
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贑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
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
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其詳具疏中）
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
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急。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

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暠。固尤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溪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心。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與王晉溪第四書　剿賊　要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都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常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

嘗爲是舉乃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繁文之擾行以

（夾攻之事恆多遷延不能應机故文成不主此謀也）

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禀巡撫復禀鎮守復禀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

（此用兵之通患）

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眞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

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主張。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盡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併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湖廣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剥。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

文成不用大兵嘗因勢而行動有功

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幷奏南贑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伍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贑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冦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與安宣慰論減驛加銜書　驛邊加銜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與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

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

因小及大言之深然

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繇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黍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

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罰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于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錄此言之雖今日之参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爲下必然之言以惕之

更爲其收

與安宣慰討賊書　上司討賊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故爲指實之言）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洪邊之亂。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君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擄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坉。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爲此言以投其所忌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

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兵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此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此言更切既欲內防不得不外禦鄭命耳

上王晉溪司馬　處置閩事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充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

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常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日費糧餉，有急即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爪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各土地人民，豈肯安然

（屯堡不如縣治論爲切當）

劃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旣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　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　勅書久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竊恐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文成于閩事未及究行處置撫畧見此札中）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興。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

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旣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鬬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旣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

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立至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冒昧死罪死罪

上楊邃菴閣老　相權

前日嘗奉啟討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務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亢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

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

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

漢唐尚有賢强相能主斷天下

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

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疑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

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嘗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計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體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其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咨文

南贛巡撫案行各兵備官選揀民兵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刼掠大為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彌盜安民為職欽奉　勑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群

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
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
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
潜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
復皆不軌之群良繇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
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
群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兢亦從非
夫事緩則坐縱爲合勢急迺動調狼兵一　皆苟且之
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

關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不○求○其○多○正○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取○可○以○濟○實○用不然徒爲擾○民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

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屬官數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

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較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餘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所謂分戍守之士名二等也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

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册以憑查考

南贛巡撫牌行廣東福建兵備官剿捕方略剿捕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条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剿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賛

晝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者會兵齊進或宣示遠

文成鼠○熟此一着賊因○可○愚○而○動○

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

兵○因○可○愚○而○用○也

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須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斷

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都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譟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遺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譟之聲連亘不絕使先聲以奪其心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擒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為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

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
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
使之不得復聚
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摽掠。宜撫恤者即加
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
之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為
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禀聽本院。庶幾事有總
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
官知會之後。即速名開具遵依揭帖。差人回報。

南贛巡撫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飭既久兼有海

觀其處分兩道足知交成用兵之妙矣

滄淸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進

絡綷令，叵冊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
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
（兵法所重在形人而我無形耳）
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
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
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
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
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
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而猶執其持
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

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策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槩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

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事完之日。通行造冊繳報。守巡兵備等官。總具遵依進勦方略揭帖。各切差人繳報。仍呈各總鎮撫按衙門知會

此亦恐秋誤事

南贛巡撫案行江西兵備分巡嶺北道兵符節制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驍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

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戚少保束伍亦大綱倣此）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

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

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南贛巡撫案行江西嶺北道預整操練　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即令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各色人內。尚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黃啟濟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況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

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拂士情信誼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為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如葉秀芳黃敢濟梅南春王受謝鉞之屬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為衆所服者代領

此非李○衛公合番漢二部○教閱之事也○

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於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

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南贑巡撫牌行湖廣郴桂兵備選募將領商度軍務

選募將領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

又將桂選議必不可詳慎必不當此從來失著也

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漏洩、爲此牌

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踈虞

非但枕席密附又以狀授才于淵微

南贛巡撫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文 留兵防守

據韶州府申稱欲將樂昌等縣原編民壯遵奉明文量留三分之二其一分減退追銀召募未免愈加缺人防守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彌盜安民正恐地利

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啟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除行兵備僉事王大用備歷所屬親行編選外仰部州府知府姚鵬即行所屬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

文中揭分略未如此

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

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為地方不復可守。

只用民夫亦足備城守之用不須兵也

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為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為公濟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

已經奏有成命。尚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提督南贛咨報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勦賊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為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

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狠土官兵貪功妄殺王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反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巢為盜行刧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

爲可惡即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
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挨究將
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須行上猶
等三縣着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
寨通計若干畫圖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
此以便處置最合事宜
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
有應勦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
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細重罪其
大庾龍泉等六縣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

有平昔入夥爲盜。即今潛出。許其與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敩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即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

仁化把截、俟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
江西之兵止於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
廣東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
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
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
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
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
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
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

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使實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批督南贛牌行南安府撫緝新民　撫緝新民

據縣丞舒富、稟招撫過新民二百餘徒，乞於橫水思

順等處安插已經行仰照議施行外看得招來新民安插漸多恐有貪功譎詐之徒潛去激誘生變致亂
新民易動難安略○照此法以撫新之之歸
大謀合先禁約爲此牌仰知府季斆將該府招出新民自行時加撫緝毋令得與外人交接致有驚疑其
防之者亦安撫之之要機也
思順橫水等處尤要嚴禁所屬一應官兵人等不得輒往問訊傳遞消息造作語言惟當專責縣丞舒富悉心經理一應事機俱聽從宜區處敢有假以公差報効等項名色擾去新民安插地方有所規圖者定行拏赴軍門治以軍法該府遵照施行

題督南贛批廣東嶺南道將士爭功呈　將士功賞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

如此批行以見服爭功者之心

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其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寧王反咨南京兵部集謀防守　防守寧濠

節該云云奏外為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　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

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剿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窺據南都若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内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資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議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檄旁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

文成之得著乃寧濠之失著也

義取槩。以瓦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仰惟高明速圖之。

牢王反牌差致仕縣丞龍光調取吉水縣民兵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䟽曾思温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　國難。為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

[illegible]月文成平日留心收擇

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勦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尚聞愚昧之徒因避寧府威勢不敢

愚民無知須如此明白開諭

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尚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懼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讐泄憤其

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寧王反牌行吉安府鄉大夫共守城池　城守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即日啟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

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一員。在

城守自是要事須有人爲倚重者

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任。一應軍機事宜。咨禀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　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　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咨六部申理冀元亨　申理寃誣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緣。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

文成圖制寧藩為謀已久此亦其一端也

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愨，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客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其事，卻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

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辨
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
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
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
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囹圄。妻子奴虜。家業
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此本
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寃憤而不能自已者也。本
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
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旣釋。或以爲候　旨。兼慮

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

微元年之冤查未得中詳具郎刑疏中

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辨施行

巡撫江西申諭十家牌法 保甲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巡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

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

除盜息訟法莫良於保甲文成○所治地方則以此事爲首務也

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强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禀之罪。又務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鬭之非。

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

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巡撫江西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為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

保甲之法以禦盜為上

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

此皆古法行之必效

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巡撫江西牌行撫州府曉諭安仁餘千頑民

照得安仁餘千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往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即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尚未徧查。若遽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千縣知縣馬津，親詣各

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貫罪者伏其辜具繇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總制兩廣牌行廣東布政司犒賞儒士岑伯高

賞功

照得思田之亂上厪　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

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勦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

文成妙于度外用人人亦樂爲之用

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

可見深机

不欲歷叙更為得体

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幷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旣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總制兩廣牌行委官督諭土目　督諭土目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

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效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自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之德抑且有損　軍門之成

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賫執　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逼行拽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誠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

此段處置最○而○不○苛○○○○

○不○拂○人○之○情○但○激○之○乘○機○立○功○○○○

色違犯軍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　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益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是乃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卻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師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

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總制兩廣牌行副總兵張佑督剿綠茅諸巢督剿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綠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表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令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佑處計議、仰即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

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文成每假借剿事以用兵非不欲抵我也）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畱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使之回巢因而殲之）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縣任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畱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茅　通親　綠小　批頭　羅爕

其餘各巢不能盡閒，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總制兩廣牌行左江道緝拿流賊　緝拿流賊

據江西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璥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常貴兵一千名，任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

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葢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未矣（馬援南征之議是也）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僦居民間騷擾溷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増一苦欲借此防賊而

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暇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理，民得其安。今稔惡各巢舉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

彼亦須信

先就良善撫諭使之傳道則

有同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繇無忠誠

此等議論文成于講學体勘得來

不知者謂迂闊耳

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

閩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討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瀛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鄉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輒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為酋

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緩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

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
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
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莨莠深耕易耨
芸苗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
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
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
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盗安民之良法而令之有司
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
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何方該道仍要用心

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為一班每兩箇月

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
兵民排處則辭故必生
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
嫌隙萘以十家排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
靖所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
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
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
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
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遊時刻守
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

應故事。本院踈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眞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切切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恊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鎭總兵鎭廵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廵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